

虛無黨小說的跨境旅行

——關於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英、日、中
三個版本的考察

詹 宜 穎^{*}

摘 要

虛無黨小說在晚清經由翻譯輸入中國，內容經常描寫虛無黨成員與專制政府對抗，盛極一時。陳冷血（陳景韓，1878-1965）、周瘦鵑（周祖福，1895-1968）等作家都曾從事翻譯或創作虛無黨小說。中國當時所見的虛無黨翻譯小說，多出版於英國，通過日本翻譯，被譯介到中國。換言之，虛無黨小說實際上通過了兩種語言的翻譯，才成為當時中國人所能見到的文本。本文以英國葛威廉所作的虛無黨小說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為考察對象，探討原文與日文（松居松葉翻譯）、中文（陳冷血翻譯）之間的細節與變化。本文分為四個部分，一、介紹「虛無黨」與「虛無黨小說」在中國的出現與流行；二、以文獻史料為基礎，考察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的出版、刊行狀況，並簡述譯者所依據的版本內容；三、就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的內容以及英、日、中文三種翻譯進行比較；四、探討當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在不同語境之下如何適應社會的讀者，以及翻譯所呈現出的「在地化干預」。

關鍵詞：虛無黨奇談、葛威廉、陳冷血、松居松葉、翻譯

^{*}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暨兼任講師。

The Cross-Border Travel of Nihilist Novel:

An Observation of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in English, Japanese and Chinese Versions

I-Ying Chan^{*}

Abstract

Nihilist novels were very popu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ovels usually write about the nihilists fighting agains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and have gained a lot of readers in China. Famous translators like Chen Lengxue 陳冷血 (陳景韓 Chen Jinghan, 1878-1965) and Chou Shoujuan 周瘦鵬 (周祖福 Chou Zufu, 1895-1968) have been engaged in translating or creating nihilist novels. Most of novels were written in English, and final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fter being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In other words, nihilist novels have been traveled more than thre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well-known novel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which was written by British writer William Le Queux (1864-1927), and examines the different details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Japanese translation (by Matsui Syouyo, 1870-1933)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hen Lengxue).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parts.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Nihilist” (虛無黨) and the spreading of nihilist novels in China. Second, it then investigates the publishing

^{*} Ph.D student and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ranslation status of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Third,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ersions of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in three languages. Finally, it observes how the translators use their familiar language to transform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to address to local readers and present the loc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anslation texts.

Keywords: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William Le Queux, Chen Lengxuei, Mastui Syouyo, translation

虛無黨小說的跨境旅行

——關於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英、日、中 三個版本的考察*

詹宜穎

一、前言

中國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社會上流行一種「虛無黨小說」。此類小說多描寫「虛無黨人」躲避俄羅斯警察、偵探的追緝，從事政治暗殺或復仇行動，情節刺激，頗受時人喜愛。研究晚清小說的阿英（錢杏邨，1900-1977）曾說：「俄國文學的輸入中國，據可考者，最早是清朝末年，那時翻譯最多的，是關於虛無黨的小說。」¹

不過，阿英認為「虛無黨的小說」是俄國文學，卻有商榷的餘地。「虛無黨」雖然誕生自俄國社會，描寫「虛無黨」的小說卻未必是俄國文學。²

* 本文初稿曾以〈虛無黨小說的旅行與定居——對松居松葉〈虛無黨奇談〉與陳冷血〈虛無黨奇話〉翻譯的考察〉為題，發表於 2016 年「多元範式與中國研究：第四屆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討會」會議。撰稿過程蒙潘光哲老師提點；《東亞觀念史集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賜正，謹致謝忱。

¹ 阿英：〈中譯高爾基作品編目——為哀悼高爾基逝世作〉，《阿英全集》第 5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456。

² 在晚清，域外翻譯文學多來自英國，根據陳平原的調查，從 1899 至 1916 年間，域外翻譯小說以英國為最多，其次為法、日、美、俄、德。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50。另外亦參考陳平原主講，賴明和紀錄：〈晚清翻譯小說〉，收於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訂：《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113。

本文要探討的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後文中，日譯本以《虛無黨奇談》稱之，中譯本則以《虛無黨奇話》統稱之），原著是英國作家 William Le Queux（1864-1927，或譯威廉·魯鳩、惠廉奎克士、威廉·貴格斯、邱維年，本文稱葛威廉）。葛威廉擅長描寫間諜、偵探等題材，有多部作品翻譯到中國。³ 他在 1892 年出版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⁴ 該書於 1896 年再版，書名改為 *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⁵ 內容主要描寫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ksandr II Nikolayevich, 1818-1881）的統治之下民不聊生、官僚體系殘酷暴虐，以及猶太人遭到排拒的情形，同時說明虛無黨人暗殺沙皇行動背後追求自由的反抗目的。⁶

這部小說在日俄戰爭時，由師承坪內逍遙（1859-1935）、創作多齣戲劇作品的松居松葉（1870-1933）翻譯為《虛無黨奇談》。在日俄戰爭期間（1904 年 9 月）由警醒社出版發行。相較原本十二章的篇幅，松居只選擇翻譯了六個章節，沒有將全文譯出。

同年 9 月，冷血（陳景韓，1878-1965）⁷ 在其主編的《新新小說》上

³ 如葛威廉（William Le Queux）著，心一譯：〈虛無黨復仇記〉，《小說月報》第 3 年第 5 期，1912 年 8 月，「短篇小說」，頁 1-8。據樽本照雄對清末民初中國翻譯小說的考察，從 1840 至 1920 年間翻譯自葛威廉的小說共 25 種。見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經日本傳到中國的翻譯小說〉，收於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63。

⁴ William Le Queux,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New York: Cassell Publishing Company, 1892),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October 29, 2016, <https://archive.org/details/strangetalesofni00lequ>.

⁵ William Le Queux. *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2nd ed. (London: Ward, Lock & Co., 1896), Hathi Trust's Digital Library, accessed August 12, 2016,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c1.31175035208555;view=1up;seq=11>.

⁶ 葛威廉在小說序文提到“Tzaricide is unfortunately as popular in Russia as it ever was, and the so-called Nihilists have, since the accession of Nicholas II., relinquished none of their activity.” 指出暗殺沙皇行動在亞歷山大二世時期層出不窮，然而在後來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仍不知人間疾苦。因此葛威廉企圖以小說方式促進英國地區的讀者對俄國政治環境的認識。小說序文見 William Le Queux, Preface to *A Secret Service*, 5-7.

⁷ 陳景韓筆名之所以是「冷血」，拙鳩認為：「署名冷血，人不解其所以，有知之者，謂陳肄業武昌某校，某次，學生與當局為難，大鬧風潮，相率罷課，惟

發表了《虛無黨奇話》，內容翻譯松居松葉所譯的《虛無黨奇談》之一部分。陳冷血將松居松葉的譯文再翻譯為中文，除了在《新新小說》上連載之外，也分別載於《月月小說》、《小說新報》上，連載的篇幅正呼應松居松葉所節譯的六個章節。從英文到日文，又從日文到中文，可以說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這部虛無黨小說經歷了一次英文創作以及兩次不同地域譯者的翻譯與再翻譯。

關於晚清小說的翻譯與再譯，陳平原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根據他對中國 20 世紀翻譯小說的研究指出：

倘以譯者所據本子語種統計，譯自日本的小說應是第一位，因為許多英、法小說的譯本實際上是根據日譯本重譯的。……陳冷血、徐念慈、吳禱、包天笑四人主要是依據日譯本進行翻譯的。以日本為接觸，介紹外國文化的中轉站，這是當年的思想文化界的大趨勢。⁸

這個趨勢，使得中國的翻譯往往受制於日譯本的影響。如包天笑（1876-1973）據日譯本轉譯的《馨兒就學記》，日譯本將原書中的人名、地名日本化；包天笑的譯本又再將一切中國化。⁹ 而王宏志也曾提及翻譯小說的「再譯」現象，在他看來，小說的「再譯」涉及當時知識分子學習的外語

陳上課如故，同學質問之，曰：『學業為重，豈能因此細故而付諸犧牲哉，人各有志，幸孚見強。』同學以冷血譏之，陳曰遂（作者按：應為「遂曰」）：『名我故當』，遂即署名冷血。」見拙鳩：〈陳景韓取名冷血之由來〉，《新上海》第 32 期，1946 年 9 月 8 日，頁 6。本文引用《新上海》、《紹興白話報》、《新民叢報》、《民報》、《婦女時報》、《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時報》皆取自「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http://www.cnbkasy.com/>，檢索日期：2016 年 8 月 1 日。雜誌內文皆取自「全國報刊索引」，發行日期則另參考《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註 44 已有列出，謹此說明）。

⁸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收於陳平原：《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648。

⁹ 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已提到這一點，見陳平原：《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頁 651。陳宏淑也曾研究包天笑的翻譯有「挪用漢字」、「在地化」與譯寫不分的自由創作等現象，但也有忠於原文的部分。見陳宏淑：〈包天笑翻譯策略之評析：從《馨兒》到《苦兒》〉，收於高亮、陳平主編：《翻譯研究與跨文化交流》（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13 年），頁 39-54。王德威也有相關討論，見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 年），頁 43。

種類，晚清時期中國到日本留學的學生遠比到其他國家來得多，因此通過日譯再翻譯為漢語，可說是常見的現象。¹⁰

當代甚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理論家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曾提出「移動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或譯「理論旅行」）概念。他認為，當理論從一個歷史時代與民族文化裡移轉到另一個時代或情境，總是透顯著與起源點不同的再現與制度化過程。薩依德據此提出理論四階段的移動模式：「起源、移動、排拒、適應與吸收」，¹¹當理論在某一個時地被創造，經由文化交流到達新的地點／時代之後，新時地就會展開「接納」（翻譯）與「排拒」（刪去）的拉鋸過程，最後當它落腳於新時地時，已經形塑出不同於起源地的樣貌。

翻譯是文本在另外一個時地的再現（representation）過程，而「譯者」扮演了最具能動性與關鍵意義的角色，他的存在決定了文本樣貌的呈現。因此，劉禾反省薩依德的說法，認為薩依德雖然用了「旅行」一詞，肯定了理論來去的自主性，但卻沒辦法充分解釋理論在新時地產生的「翻譯行為」與譯者的主動性。薩依德的說明容易被定型為一位出門旅行的歐洲旅人，在旅行過程遇到阻礙，但最終仍然獲得了目的地人們的接納。但是接納他的受眾或是翻譯者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壓抑。¹²基於對翻譯區域語言的重視和強調，劉禾將過去認為較具主體地位的「原文／本源語」改換成

¹⁰ 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經日本傳到中國的翻譯小說〉，收於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頁 164-165。

¹¹ 「第一，有一個起源點，或是看來像是起點，有一組最初的環境條件，想法因而誕生或進入論述。第二，有一段距離被越過，想法從一個較早的時間點移動到另一個時地要經過各種不同的背景脈絡擠壓，再到新的時地中得到重要地位。第三，有一組條件，姑且稱之為接受的條件，或是接受中難免有的另一部分——拒絕——的條件，面對移植而來的理論或想法，不論它看起來多麼陌生，這些條件可能促成它被引入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適應（或被吸收）的想法現在被它在新時地之中的新用法、新地位作了相當程度的轉變。」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薛綉譯：《世界·文本·批評者》（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9年），頁 344-345。

¹²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修訂譯本），頁 28。

為「客方語言」(guest language)，是被選擇的對象；而「翻譯／譯體語」則視為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運用主客關係，置換過去認定「被翻譯的原文」具有本質意義的理解。¹³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小說的跨境旅行，這趟旅行或許不是「小說文本」宛如自由旅行一般地邁開步伐，而是受到譯者的邀請、選擇，進而「被帶進」譯者所處的「新時地」當中。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的跨境旅行，正如劉禾所強調的，乃是譯者自主性選擇與接納的結果。而這個選擇與接納的過程——譯者如何消化他所見到的小說內容，並且運用主方語言將客方語言的文本帶進一個新的天地之中，則可進一步考察。翻譯過程可能改變／重組客方語言文本效用，這不盡然是破壞，也會孕育出新的意義。¹⁴因此，筆者將借用劉禾所提出的主／客方語言的說法，通過文本的比較，觀察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英／日「翻譯」以及日／中「再譯」的細節情形。不過，為區別英、日、中三個版本，本文於細節分析時將採取較簡單的稱呼，英文版稱為「原著」，日文版稱為「日譯本」，中文版稱為「中譯本」。

過去已有學者關注陳冷血《虛無黨奇話》的翻譯底本問題。李艷麗對虛無黨小說的來源及「虛無黨」概念的出現提出了扼要的說明，但由於其主要討論晚清日語小說的譯介，範圍極廣，尚未及於文本之間的比較討論。¹⁵國蕊也研究陳冷血翻譯的小說底本，明確指出陳冷血《虛無黨奇話》的譯本依據，但其主要討論《莫愛雙麗傳》(1907)與《乞食女兒》(1907)

¹³ 劉禾指出：「如果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互動，總是由主方語言的翻譯者或者其他人從客方語言中邀請、選擇、組合乃至重新發明各種詞語和文本而發動的，而且除此之外，如果主方語言的翻譯者與他／她的接受者的共同需要決定著並且協商著從客方語言中抽取文本的意義（即效用），那麼，傳統的翻譯理論家用以命名與翻譯直接相關的語言時所採用的術語，例如：『本源語』以及『譯體語／接受語』等，就不僅是不合適的，而且會有誤導作用。」劉禾意圖賦予主方語言（翻譯方的語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主方語言可能以各種策略改變客方語言的權威性。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頁36。

¹⁴ 陳平原：《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頁653。

¹⁵ 李艷麗：《晚清日語小說譯介研究（1898-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年），頁49-52。

這兩部由黑岩淚香（1862-1920）翻譯的小說，而沒有深入說明《虛無黨奇話》的翻譯經過。¹⁶ 另外，張艷雖也觸及陳冷血的翻譯，但討論的文本為〈生計〉與〈決鬥〉，並未對《虛無黨奇話》提出更多的說明。¹⁷ 因此，本文對於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翻譯的考察，主要的目標在於釐清陳冷血所依據的文本來源，並且說明不同語言文字之下形塑與呈現的「虛無黨」形象。

職此，本文將分為四個部分探討《虛無黨奇談》的翻譯問題。第一部分為背景說明，主要介紹「虛無黨」與「虛無黨小說」在中國的出現與流行；第二部分以文獻史料為基礎，考察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虛無黨奇談》以及《虛無黨奇話》的出版、刊行狀況，並簡述譯者所依據的版本內容；第三部分則就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虛無黨奇談》以及《虛無黨奇話》的內容與翻譯進行比較，討論的方向包括譯者的譯名（人名、地名）、內容與翻譯的刪改／簡化、補充增添等改動；第四部分進一步探討當《虛無黨奇談》翻譯成為不同語言文本時，譯者為呼應社會脈絡所建構出的不同翻譯結果和效果。

二、「虛無黨」與虛無黨小說

「虛無黨」一詞在晚清的報刊雜誌中經常出現，《紹興白話報》曾介紹過「虛無黨」組織，文中指出 1825 年許多人為了「種田人」解放問題發起抗爭，卻遭到政府殘酷屠殺與鎮壓。於是倖存者後來組織了秘密的虛無黨，以與俄國皇帝對抗。¹⁸ 文中概略性地將「虛無黨」的出現歸咎

¹⁶ 国蕊：〈陳冷血による翻譯小説の底本に関する考察〉，《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第 1 號（2014 年 9 月），頁 237-248。

¹⁷ 張艷：〈陳冷血兩篇翻譯小説の日語底本——兼析明治文學的影響〉，《清末小説》第 35 號（2012 年 12 月），頁 143-157。

¹⁸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是中國光緒十七年二月廿九日）俄國皇帝亞歷山德被人刺死，這種人名叫得虛無黨。這黨的人專用一種行刺手段去刺俄皇與同俄國大臣。起先一千八百十二年法國的民權正是極盛的時候，歐洲各國都去攻打

於俄國政府的專制極權，並未深入論及該組織歷史的發展。後來梁啟超（1873-1929）才以更詳細的方式解釋「虛無黨」的歷史階段與事蹟。他將「虛無黨」的歷史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文學革命時期」（19世紀初至1863）、「遊說煽動時期」（1864-1877）以及「暗殺恐怖時期」（1878-1883），並開宗明義強調：

俄羅斯何以有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之結果也。昔之虛無黨何以一變為今之虛無黨？曰：革命主義不能實行之結果也。¹⁹

無論是《紹興白話報》上的介紹，或梁啟超的定義，都將「虛無黨」指向對專制政體的革命與反抗。這些對「虛無黨」的認識多來自於日本。早在1880年代，日本的知識分子就已大量翻譯、撰述關於俄國「虛無黨」研究的書籍，如明治時期學者安東久治郎（1867-1932）作《露國虛無黨之由來》，該書詳述19世紀末期俄國青年、知識分子如何為追求國家進步與自由，採取一系列的抗爭行動，並且組織革命集團反抗政府。

安東在文中說明，這些人以「俄羅斯人民的幸福」為第一義，提倡男女平等、弘揚個人的自由，當時的人以「革命黨」視之。俄羅斯政府害怕革命黨人威脅統治，起而壓制，並派員逮捕。不過，組織並未因此瓦解，1873年後，革命黨人進一步以「走入人民之中」為號召，展開新的運動。所謂「人民」指的是俄羅斯的「農奴」。革命黨人拋棄過去的身分地位，加入人民之中，以「人民」身分試圖弘揚自由之道。但此舉遭政府視為反抗勢力，嚴加逮捕後或處死，或流放至西伯利亞，死傷慘重。革命黨人自

法國。俄國的人也一同去打，名目叫得救歐州，這時候俄國百姓心裡就明白俄皇的意思是要保護自己的權力去壓制百姓。這回出兵，不過救歐州各國國王的權力，並不是要救歐州的百姓。俄國百姓就合了許多人，成了一個黨，想把做百姓的權力爭奪回來。一千八百廿五年俄人就發傳單會齊，要把種田人一齊釋放……這事不能成功，反被俄國政府殺了許多人，俄國百姓就曉得要明公正氣的同俄國皇帝爭是沒用的，就換了一種方法，暗地裡大家聯絡，約有三十年光景，結成了一個極秘密的黨會，就叫做虛無黨。」見（作者不詳）：〈外國故事演義：虛無黨〉，《紹興白話報》第72號，1900年，頁4-6。

¹⁹ 中國之新民（作者按：即梁啟超）：〈論俄羅斯虛無黨〉，《新民叢報》第40、41號，1903年11月2日，頁59-75。

知號召人民推翻政府的理想難以成功，遂投入暗殺的行動。²⁰

另外，西河通徹（1856-1929）譯述的《露國虛無黨事情》也對俄國政體作了一番分析，書前有末廣重恭（1849-1896）的序文，指出俄國政府忌諱自由主義並對社會採取壓制的手段是導致虛無黨出現的主因。²¹ 相關的譯述、翻譯小說也在日本蔚為風潮²²，日本對俄國的認識與研究也隨著中日學人的交流傳入了中國。²³

前述梁啟超對虛無黨的認識，則是來自日本學者煙山專太郎（1877-1954）的《近世無政府主義》。該書出版於1902年，煙山在序文裡，說明撰作原委以及取名「無政府主義」的原因：

一、近時無政府黨の暴行實に慘烈を極め聞く膽を寒からしむる者あり、然れども世人多く其名を謂ふを知て其實を知らず。本編聊か此缺乏に應ぜん事を期するものなり。

一、所謂實行的無政府黨なる者其兇亂獐猛天人の共に嫉視する所、然れども其無智矇昧又頗る憫むべき者あり、ロムプロゾー博士結論して曰く、これ實に個人の病理的現象に外ならずと、果して然るか何れしても一社會の疾病としても、苟志ある者の之が視察を忽にするざる所を失はず、本編純乎たる歴史的研究にふ

²⁰ 安東久治郎編：《露國虛無黨之由來》（津山：東雲館，明治十五年〔1882〕九月，東雲館藏版），頁1-17。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84382>，檢索日期：2016年8月12日。

²¹ 末廣重恭：〈序〉，西河通徹譯述：《露國虛無黨事情》（東京：競錦堂，明治十五年〔1882〕九月，競錦書屋藏版），頁1-4。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84381>，檢索日期：2016年8月12日。

²² 明治十五年（1882）至四十二年（1911）間，可以找到許多與虛無黨相關的譯著，如前舉西河通徹翻譯的《露國虛無黨事情》（1882）、川島忠之助翻譯《虛無黨退治奇談》（1882）、煙山專太郎著《近世無政府主義》（1902）、幸德傳次郎著《社會黨的運動》（1904）、中川柳涯著《秘密偵探露國的內幕》（1904）、塚原澁柿著《小説虛無黨正讀篇》（1904）、幸德傳次郎譯《革命奇談神愁鬼哭》（1907）。

²³ 根據陳平原所述，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人數遠超過英、法人數，甚至超越所有其他各國留學生總和。見陳平原：《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頁648。

り、此妄想者、熱狂者が如何に事實として現社會に發現し來りたりや、其淵源及發達を明にせんを試みたる者なり、故に素ふり批評の筆を弄せず若し夫れ之に對するの策之に處するの術に至っては自ら讀者方寸の中に存する者あらん、

一、現時の於ける無政府主義と露國の虛無主義とは其間の性質稍異なる者あり、然れども此二つ者は近時革命主義（余輩は敢て之を社會主義とは云はず）の最も極端なる形式として發展し來りたるものにして、或意味に於ては虛無主義を以て包括的なる無政府主義の一特殊現象と見做すも敢て不可なかるべきを信ずるが故に此處には便宜上共に之を近世無政府主義なる題目の下に列したり、云。

作者自譯：一、近代無政府黨暴行的慘烈聞之令人膽寒，但世人多知其名而不知其實。因此本書即為此而作，或可聊備一格。

一、所謂「執行委員會」（作者按：俄國民意黨中の激進組織，煙山此處以「實行的無政府黨」稱之）兇猛殘忍，為天人所厭，然而其無知蒙昧又頗使人憐憫。據龍布羅梭博士（作者按：Cesare Lombroso, 1835-1909, 義大利犯罪學家）的結論認為，這除了是個人的病理現象，或可說是一個社會的疾病，研究者切莫忽視此一部分。而本書純粹以歷史研究的角度探討這些思想狂熱者之所以出現的社會因素，嘗試明示其淵源與發展，所以不空揮批評的筆桿，而是讓讀者心中存有對此事的看法與應對的對策。

一、現在的無政府主義與俄羅斯虛無主義之間的性質稍異，但這兩者同為近代發展得最為極端的革命主義（吾人尚不敢以社會主義稱之），某程度上可說是通過虛無主義實行全面的無政府主義這種特殊現象，因此為討論上的方便，遂將此書題為近世無政府主義。²⁴

²⁴ 該書序文可見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編：《日本社會主義文獻第1輯（世界大戰〔大正三年〕に至る）》（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7年復刻版），頁26-27。

《近世無政府主義》分為前後二編，前編敘述俄羅斯的虛無主義，分為七章介紹虛無黨的淵源與實際的機構，²⁵ 其中第三章敘述虛無黨革命運動的歷史，階段的區分與梁啟超之說完全吻合。此書後來也由金一（金天翮，1873-1947）譯述為《自由血》，²⁶ 淵實亦曾翻譯該書第三章於《民報》，²⁷ 可知此書在中國廣為流傳。

而序文中提到的「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與「革命主義」，嚴格來說概念並不相同。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兄弟認為：

虛無黨人 Nihilist 一語，正譯當作「虛無論者」，始見於都介涅夫〔屠格涅夫〕名著《父與子》中，後遂通行。論者用為自號，而政府則以統指畔人。歐亞之士，習聞訛言，亦遂信俄國擾亂，悉虛無黨所為，致使虛無主義於恐怖手段 terrorism，此大誤也。²⁸

周氏兄弟認為，虛無論者主張衝破俄羅斯傳統家庭專制、反對虛偽矯作、視男女平等，應為一種哲學社會思潮，而不能僅以恐怖手段視之。因此文中指出：「謂革命黨有虛無論者可，若合二者而一之，惑矣。」²⁹ 革命黨人行動背後的思想是來自一種「虛無論」（Nihilism），亦謂破除過去家

²⁵ 前編的七章分別是：第一章、虛無黨的淵源；第二章、虛無主義的鼓吹者；第三章、革命運動的歷史（一、革命文學時期；二、遊說煽動時期；三、暗殺恐怖時期）；第四章、虛無黨的機關；第五章、流亡西歐虛無黨人的運動；第六章、虛無黨的女傑；第七章、政治犯的監獄與西伯利亞流放。見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東京：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2年），頁1-6。亦見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編：《日本社会主義文献第1輯（世界大戰〔大正三年〕に至る）》，頁26。

²⁶ 金一：《自由血》（上海：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年）。

²⁷ 淵實：〈虛無黨小史（一）〉，《民報》第11號，「來稿」，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年（1907）一月二十五日，頁89-109；淵實：〈虛無黨小史（續十一號）〉，《民報》第17號，「來稿」，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年（1907）十月二十五日，頁121-148。

²⁸ 獨應（周樹人、周作人）：〈俄虛無黨與革命主義之別〉，《天義》第11-12卷，1907年11月30日，頁33-38。收於萬仕國、劉禾校注：《天義·衡報》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91。

²⁹ 萬仕國、劉禾校注：《天義·衡報》上冊，頁191。

庭制度、社會現實（reality）的壓迫，恢復個人的自由，而其實際的行動則是以恐怖攻擊、暗殺等政治暴力達成其目的。

而「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一詞的本意有「拒絕支配」、「沒有權力」等意義，並且衍伸出混亂、無秩序等內涵。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在於思索人類社會是否需要一個支配性的統治機構。³⁰ 煙山專太郎將「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都視為極端的「革命主義」，三者概念上雖然不同，但是當時英國週刊《旁觀者》、《泰晤士報》都將暗殺者視為“Nihilist”以及恐怖手段的代名詞。由此「虛無黨」與「暗殺」的連結普遍被建立起來。³¹

虛無黨被視為從事暗殺的組織，組織成員與俄國政府鬥智對抗，在晚清時期蔚為流行，不僅成為革命黨人的革命象徵；也成為許多間諜、偵探小說最好的題材。19世紀末歐洲偵探、諜報、虛無黨小說大量出現，這些作品經由日本再傳入中國，被中國知識分子翻譯並加以傳播。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因為作品所傳達的理念和行為符合當時推翻滿清的革命思想的緣故。³² 除了政治因素，也有學者認為清末看重虛無黨小說的原因

³⁰ 關於無政府主義等概念與思想基礎，可參考安井伸介：《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基礎》（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

³¹ 范利偉曾針對虛無主義和虛無黨之間的關係，作出一番梳理：「有學者考證1870年之後，『虛無主義者』的標籤就被用到了民粹派和社會革命者身上。當時的俄國革命家司特普尼亞克（Sergey Mikhaylovich Stepanyak-Kravchinsky，1851-1895）也表達過類似的說法。188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民意黨暗殺，俄國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曾自述他父親稱俄皇被刺是虛無主義的惡果，而他哥哥卻是狂熱的虛無主義者。」李艷麗也曾提及：「屠格涅夫從拉丁語“nihil”製造的俄語新詞“nihilism”是對既存價值體系及權威的全面否定，但日語僅僅是從語言層面上翻譯為『虛無』，其後的使用則完全脫離了社會批判的思想意義。」見范利偉：〈清末暗殺風潮中的「虛無黨」——兼析「虛無黨」與「虛無主義」的關係〉，《俄羅斯文藝》2014年第1期（2014年1月），頁28；李艷麗：〈晚清俄國小說譯介路徑及底本考——兼析「虛無黨小說」〉，《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頁217。

³² 羅列：〈20世紀初葉中國虛無黨小說及「虛無美人」譯介風潮研究〉，《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2009年1月），頁29。此外，陳建華也有類似的看法，見陳建華：〈「虛無黨小說」：清末特殊的譯介現象〉，《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1996年8月），頁70。

在於「故事曲折」。因情節驚險刺激，又留有許多懸念與伏筆，相當具有魅力。³³ 以下將考察晚清階段出現的「虛無黨小說」——*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的翻譯版本，以進一步考察此部虛無黨小說的內涵與翻譯的概況。

三、*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翻譯版本概況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的原作葛威廉出生於倫敦，曾擔任 *Globe* 記者與 *The Times* 撰稿人。在一次撰寫新聞的機會中，他結識了曾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 Felix Volkhovsky (1846-1914)，並從他口中得知俄國政治情況。1890 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說 *Guilty Bonds*，書中揭發俄國政治問題，遭俄國政府視為禁書。隨後，他又撰寫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一書。³⁴ 這本書中的主角 Vladimir Mikhalovitch 的原型即是 Volkhovsky。³⁵ 該書於 1892 年第一次出版，後來又於 1896 年再版 (second edition)。1892 年版的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共 12 章，1896 年版的 *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共有 15 章。兩個版本章節對照如表一。

³³ 陳建華：〈「虛無黨小說」：清末特殊的譯介現象〉，頁 70。

³⁴ 根據葛威廉在 *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序文自述，由於他在 1890 年代為 *The Times* 雜誌撰寫系列有關俄國革命以及政治犯發配至西伯利亞的文章，因此知曉了俄國虛無黨人暗殺俄國沙皇的事情，基於對俄國政治事件的興趣，並且希望將革命事件告知英國讀者，因此撰寫此書。有關他出版 *Guilt Bond* 被俄國當局查禁的經過，也寫在自序當中。見 William Le Queux, Preface to *A Secret Service*, 5-7.

³⁵ Chris Patrick and Stephen Baister, *William Le Queux: Master of Mystery* (Purley: Chris Patrick & Stephen Baister, 2007), 30.

表一：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1892 與 1896 版本章節比較表³⁶

<i>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i> (1892)	<i>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i> (1896)
I. A Crooked Fate	I. Why I Became a Nihilist
II. On Trackless Snow	II. On Trackless snows
III. My Friend, The Princess	III. My Friend, The Princess
IV. The Burlesque of Death	IV. The Burlesque of Death
V. Sophie Zagarovna's Secret	V. Sophie Zagarovna's Secret
VI. By A Vanished Hand	VI. By a Vanished Hand
	VII. A Romance of the Steppe
	VIII. The Velvet Paw
VII. The Judas Kiss	IX. The Judas-kiss
VIII. An Imperial Sugar Plum	X. An Imperial Sugar Plum
	XI. The confession of Vassilii
IX. False Zero	XII. False Zero
X. The Mystery of Lady Gladys	XIII. The Fate of the Traitor
XI. An Ikon Oath	XIV. An Ikon Oath
XII. The Tzar's Spy	XV. The Tzar's Spy

1892 年版本與 1896 年版本基礎情節差異不大，但 1896 年版本修改了部分內容敘事順序、人名以及章節名稱，且添加了三個章節，整體而言修改的幅度可謂不小。³⁷

根據 1892 年的版本，小說描述一位在俄國出生長大的猶太人 Vladimir Mikhalovitch，因種族歧視與迫害，父親死於赴西伯利亞礦坑的路上，母親因飢餓而死，妹妹遭到俄警威脅與毒打，生死未卜，自己也被發配至西伯利亞礦坑做苦力。為了向俄國政府復仇，Vladimir 奮力逃亡，

³⁶ 作者整理自 William Le Queux,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William Le Queux, *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目錄。

³⁷ 關於異動的差異略舉數例：1892 年版本主角名為 Vladimir Mikhalovitch，但 1896 年的版本則改為 Anton Prehznev；1892 年版本一開始先說明主角名字，並略述其身為俄國子民，流浪到英國，且進入虛無黨的經歷；1896 年版本則是先解釋俄國的民意黨的理想與追求，隨後才帶出主角的名字與經歷；1892 年版本第一章、第十章與 1896 年版本第一章、第十三章內容相同但標題不同。

並且在逃亡期間結識了虛無黨人，輾轉到了英國倫敦。為了向虛無黨成員示忠，Vladimir 必須殺死協助俄警逮捕虛無黨人的伯爵夫人（princess），不料他卻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愛上了暗殺的對象，一度掙扎於愛情與組織的任務之間，後來因伯爵夫人的機智，化解了衝突與危機。但隨即又得面對俄國警探（偵探）的追捕，Vladimir 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後來 Vladimir 又參與多次任務，喬裝與俄國偵探見面，獲取情報，以拯救被捕的組織成員，在一次運送炸彈的任務中，Vladimir 竟與離散多年的妹妹相遇，而且獲知她也加入虛無黨，還準備與一名研讀醫藥學的學生結婚。故事的最後，虛無黨人因為 Vladimir 以及黨員的努力，成功以炸彈攻擊沙皇與皇后的座車，最後也殺死了迫害 Vladimir 一家人的俄國警探，結局大快人心。而同時，作者仍不忘告訴讀者，虛無黨員抱持對自由的理想和使命。

在日俄戰爭期間，松居松葉將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翻譯為《虛無黨奇談》，由警醒社在 1904 年 9 月 20 日發行。松居松葉師承坪內逍遙，撰寫許多劇本，為明治時期著名的劇作家。其於 1894 年開始擔任記者，為日本各大報紙撰寫新聞，同時也發表小說與翻譯作品。1899 年後開始創作劇本，並在日俄戰爭期間也寫下了《敵國降伏》的劇作。³⁸ 黑島傳治（1898-1943）曾指出：在日俄戰爭期間，國內瀰漫軍國主義思潮，因此在戰時動員階段，許多戰爭文學也隨之出現，包括：江見水蔭（1869-1934）〈夏服士官〉、〈雪戰〉、〈病死兵〉、松居松葉《後藤又兵衛》、《敵國降伏》、村井弦齋（1864-1927）《旭日櫻》，此外，遲塚麗水（1866-1942）、福地櫻痴（1841-1906）都曾投入撰作軍事、戰爭等作品。但黑島認為：這些作品中顯露出強烈的愛國與軍國主義意識，卻缺乏實際戰事的了解以及戰爭下大眾生活的體認，反而流於某種謳歌戰爭、為國捐軀式

³⁸ 岡本綺堂：《明治劇談ランプの下にて》（東京：岩波文庫，1993 年），無頁碼，〈日露戰爭前後〉第五段。此書初版為 1935 年 3 月，相關公開資料可見於青空文庫：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82/files/49526_42385.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7 月 31 日。

的愛國主義情懷。³⁹

在松居松葉翻譯的《虛無黨奇談》序文中，也能觀察到其對於日俄戰爭勝利的欣喜之情：

露國〔俄羅斯〕此次戰敗，實有種種原因：官吏的腐敗、人民的無知、將士的放逸、兵卒的怯懦等，但是要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是該國長期受周圍的雲層遮蔽了日光，人民接受不到溫暖的光芒的緣故。所幸，這本書指出了露國最大的弊病，不僅毫無忌諱，且相當完整地描寫了露國今日的狀態。

現在芬蘭土〔芬蘭〕的總督波普里科夫〔ポプリコフ，俄文為Бобрников，1839-1904〕死於革命黨之手，接著內務大臣布雷卡耶〔ブレカエ〕也遭到暗殺，同時也傳出如花的少女狙擊皇帝的事件。如此所述，露國再次陷入此書所記同樣的情勢之中，此書應可說是露國活生生的歷史。我對於這本有趣的書，讀完後難抑感興之情，遂作為戰爭的紀念加以翻譯。……以此呈給露國先帝的話，實在不難想像他們苦笑模樣。⁴⁰

松居松葉序文提到的「如花的少女」（花の如き少女），應是行刺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蘇菲亞（Sophia Perovskaya，1854-1881）。松居松葉在文末記述撰寫序文的時間是「王帥旅順を陥れたる日」（作者自譯：王帥旅順淪陷之日），按出版時間以及日俄戰爭旅順戰役的時間推算，應在1904年8月底至9月初之間。在這篇序文中，松居顯然有意利用此篇小說，指陳俄羅斯國政弊病叢生，並以此證明日俄戰爭中，日軍獲得勝利的合理性。

³⁹ 黒島伝治：《明治の戦争文学》（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無頁碼，第二章第二段。相關公開資料可見於青空文庫：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37/files/45454_35421.html，檢索日期：2017年7月31日。

⁴⁰ ウィリアム・ル・キュー（William Le Queux）著，松居松葉譯：〈譯者の詞〉，《虛無黨奇談》（東京：警醒社，1904年），無頁碼，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96805>，檢索日期：2016年8月12日。中文為筆者所譯。

不過，與原著對照，松居松葉僅翻譯原書的其中六個章節，也沒有完全沿用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的標目。兩書各章的標題如表二。

表二：松居松葉翻譯葛威廉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章節比較表⁴¹

<i>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i>	虛無黨奇談
I. A Crooked Fate	1. 恐ろしき政府
II. On Trackless Snow	2. シベリアの雪
III. My Friend, The Princess	3. わが友伯爵夫人
IV. The Burlesque of Death	4. 露国皇帝の生命
V. Sophie Zagarovna's Secret	
VI. By A Vanished Hand	
VII. The Judas Kiss	
VIII. An Imperial Sugar Plum	5. 人民を売る犬
IX. False Zero	
X. The Mystery of Lady Gladys	
XI. An Ikon Oath	
XII. The Tzar's Spy	6. 皇帝の間諜

兩書從標題便可看出差異：葛威廉書中第一章題為「扭曲的命運」，而松居改為「恐怖政府」；第四章「死亡的譏諷」，松居題為「露國皇帝的生命」，而第八章原為「帝國糖梅」，松居也改作「出賣人民之犬」。中間省略未譯出的部分，包括了敘述女虛無黨人蘇菲亞（作者按：小說隱藏真實人物姓名，改 Sophia 為 Sophie）逃離西伯利亞、暗殺沙皇之事。松居節譯選擇的標準，多集中於描述俄國政府的偵探、間諜網絡如何嚴密、俄政之暴虐等情節，與當時政治敵對狀態彼此呼應。

在 1904 年 12 月，日譯本《虛無黨奇談》由陳冷血著手翻譯至中國。陳冷血曾留學日本，回國後投入報業，翻譯作品在當時頗為流行，包天笑曾評論陳冷血的小說：「簡潔雋冷，令人意遠，雖然也有許多譯自日文的，

⁴¹ 作者整理自 William Le Queux,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及ウィリアム・ル・キュー（William Le Queux）著，松居松葉譯：《虛無黨奇談》目錄。

但譯筆非常明暢，為讀者所歡迎。」⁴² 胡適也在《十七年的回顧》中讚賞陳冷血的小說：「在當時譯界卻要算很好的譯筆。」⁴³ 可見其小說受歡迎的程度。

陳冷血翻譯的《虛無黨奇話》是將日譯本按章分節成多篇，以連載方式在不同時間刊載在數種不同的雜誌上。其刊載狀況如表三。

表三：陳景韓翻譯松居松葉《虛無黨奇談》標題與連載概況⁴⁴

日譯標題	中譯標題	刊載雜誌	期數	時間	起訖頁碼
恐ろしき政府	政府……地獄	新新小說	第1年第3號	1904年12月7日	1-21
シベリアの雪	西比利亞之雪	新新小說	第1年第4期	1905年1月6日	1-16
わが友伯爵夫人	我友伯爵夫人	新新小說	第2年第6號	1905年3月6日	1-6
	伯爵夫人(一)	新新小說	第3年第10號	1907年5月12日	1-6
	女偵探(上)	月月小說	第13號	1908年2月8日	75-84
	女偵探(下)	月月小說	第14號	1908年3月	57-61
	女偵探(下)	月月小說	第15號	1908年4月	39-46
露国皇帝の生命	爆裂彈	月月小說	第16號	1908年5月	55-64
	爆裂彈(續)	月月小說	第18號	1908年7月	13-20
人民を売る犬	俄國皇帝(上)	月月小說	第19號	1908年8月	15-21
	俄國皇帝(中)	月月小說	第21號	1908年10月	33-38
皇帝の間諜	俄國之偵探術	小說時報	第1期	1909年10月14日	1-9

⁴²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頁318。

⁴³ 胡適：〈十七年的回顧〉，《時報》新屋落成紀念增刊第9張，1921年10月10日。轉引自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365。

⁴⁴ 資料來源：《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參考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二卷（中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408-1410、2052-2054；《小說時報》參考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二卷（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698。

陳冷血的翻譯陸續於 1904 至 1909 年間發表，時間跨度較大，也未依循日譯本各章的題名。如第三章〈わが友伯爵夫人〉，陳冷血的譯本就有三種名稱：〈我友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一）〉、〈女偵探〉。〈伯爵夫人〉一章，（一）之後應有（二），但後續或因雜誌停刊等因素，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始刊載在的《月月小說》上，並改名為〈女偵探〉。〈女偵探〉一開始，先由譯者敘述一段前情提要，再續接〈伯爵夫人〉後面的情節，將該章譯述完畢，因此，〈女偵探〉與〈伯爵夫人〉實際上是同一部小說的前後文。第四章〈露国皇帝の生命〉，陳冷血也改為〈爆裂彈〉。第五章陳冷血譯為〈俄國皇帝〉，僅刊載了（上篇）、（中篇），而未見（下篇），或是由於《月月小說》於 1908 年 12 月停刊之故。第六章〈俄國之偵探術〉刊載於《小說時報》上，雖然內容與前幾章相連，但是人名與故事內容已有不同。

現今學者對陳冷血翻譯頗為詬病之處，也在於其將「翻譯作品隨意刪改」、「譯作不標原著者姓名」、「一篇小說多次翻譯多次發表」等問題。⁴⁵若以現今視野看待陳冷血的翻譯，或許將得出負面結論，但若從「客方語言」立基於社會現實的翻譯能動性考量上，陳冷血的翻譯或許正如海天獨嘯子（生卒年不詳）所說：「凡刪者刪之，益者益之，竄易者竄易之，務使合於我國民之思想習慣……。」⁴⁶在不同的文化脈絡當中，文本的翻譯於是構成了主客交流互動的過程，在過程中也激盪並產生出了新的思想與觀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11 年 11 月 5 日的《婦女時報》，曾刊載一篇覺民翻譯自「英國邱維年」的〈虛無美人〉。⁴⁷這位「邱維年」實際上

⁴⁵ 此觀點為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年），頁 2218-2219。另亦參考李志梅：《報人作家陳景韓及其小說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頁 24。

⁴⁶ 海天獨嘯子在翻譯日本作家柙川春浪所著的科幻小說《空中飛艇》時，便曾說：「卷中多日本俗語，今代以我國文話，凡刪者刪之，益者益之，竄易者竄易之，務使合於我國民之思想習慣，大致則仍其舊。」見海天獨嘯子：〈《空中飛艇》弁言〉，收於柙川春浪著，海天獨嘯子譯：《空中飛艇》（上海：明權社，1903 年），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07。

⁴⁷ 邱維年（William Le Queux）著，覺民譯：〈虛無美人〉，《婦女時報》第 4 期，

就是葛威廉，而這篇小說的內容，為 1896 年版的 *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第七章“A Romance of the Steppe”。由於松居松葉所見的版本為 1892 年的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該書中並無此一章節；依據目前所見的資料，陳冷血也未曾翻譯過此章。比對〈虛無美人〉與“A Romance of the Steppe”，情節發展與敘事脈絡一致，應是譯者覺民直接根據 1896 年葛威廉的小說版本進行翻譯。⁴⁸

四、從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到《虛無黨奇話》 ——翻譯的比較

經過兩度轉譯的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經歷了哪些刪修增減？修改的面貌與原本有何差異？這些差異反映出了哪些譯者的策略與考量？這些問題將從人名與地名的翻譯、簡化與改寫、內容的添加三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人名與地名的翻譯

在英文版本的原文中，由於登場人物主要是俄國人，活動的地點擴及歐陸地區，為了符合英國的讀者取向，葛威廉全部使用英文名稱。而到了松居松葉手上，人名、地名改為日本慣用的名稱。主角名字 Vladimir Mikhalovitch 依據音譯，改成了「浦出見信露好」，發音為「うらでみるのぶろすきー」。此譯名與「裏で見る」（在背後／幕後看）同音，和主角加入虛無黨，在暗處觀看俄國政府與偵探的行動，頗有雙關的意味。⁴⁹

松居所翻譯的人名，多是以漢字呈現，有些時候更改成日人的姓氏

1911 年 11 月 5 日，頁 57-65。

⁴⁸ 本文旨在比對英、日、中版本翻譯的不同，而〈虛無美人〉一篇，仍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在此僅提出議題，容後續作研究。

⁴⁹ 在 1896 年版本中，葛威廉將人名改為 Anton Prehznnev，但松居松葉所翻譯的是 1892 年版本，因此主角名字音譯仍為 Vladimir Mikhalovitch。

（如工藤夫人），以符合日本人的文化和閱讀習慣。但地名則未定，有時候使用漢字；有時候則用片假名，有些地名同時存在漢字與片假名的譯稱，如 Oural，或譯「玉羅流」，或譯「オーラル」（Oouraru），或譯「ウォーラル」（Uooraru），用語並未完全統一。此外，原著提及俄羅斯境內設置了猶太人居住區域（Ghetto），松居松葉則依據發音翻譯成「月都」，解除了該詞彙原有的意義內涵。

陳冷血的翻譯，除了對日譯本用詞稍加取捨之外，在不同的篇章裡，出現了人名完全不同的情況。首先，主角的名字在中譯本裡變成了「普天」，而且有姓、名、號：「姓普名天號公憤。」「普天」一方面在發音上近似於日譯本漢字「浦」；另一方面「公憤」則暗示主角所遭受的政府暴行，足以引起世人之公憤。但是，陳冷血雖然將主角改名為「普天」，有時亦以「普君」稱之，但偶爾也沿用了日譯本的名字，而稱之為「浦君」。⁵⁰

陳冷血在〈我友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一）〉以及〈女偵探（上）、（下）〉中，伯爵夫人的名字便出現三種譯法，〈我友伯爵夫人〉裡譯作「水多羅夫人」；〈伯爵夫人（一）〉譯作「奴密克夫人」；〈女偵探〉譯為「伊斯夫人」。而在〈爆裂彈〉一篇裡，陳冷血將主角名字改為「彼都」，而且變成了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

表四：陳冷血《虛無黨奇話》翻譯篇章與視角⁵¹

篇名	敘事者名稱	敘事視角
〈政府……地獄〉、〈西比利亞之雪〉、〈我友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一）〉	不才	第一人稱限制視角
〈女偵探（上）〉、〈女偵探（下）〉、〈女偵探（下）〉、〈俄國皇帝（上）〉、〈俄國皇帝（中）〉與〈俄國之偵探術〉	我	第一人稱限制視角
〈爆裂彈〉、〈爆裂彈（續）〉	彼都	第三人稱限制視角

⁵⁰ 陳冷血譯：〈伯爵夫人（一）〉，《新新小說》第3年第10號，1907年5月，頁6。

⁵¹ 相關出版資訊與資料來源參見表三：陳景韓翻譯松居松葉《虛無黨奇談》標題與連載概況，與註43。

此外，主角的妹妹，在〈政府……地獄〉內譯「香兒」，〈爆裂彈〉譯「真香」。同一篇小說，在陳冷血的操筆過程裡變成了好幾篇不同的小說。

陳冷血的地名翻譯，多依據松居的音譯，但松居所譯的「月都」，陳冷血譯為「內村」，以此呈現內（猶太人居住地）、外（非猶太人居住地）之分，反而較貼合於原著的用語意義。日譯本具有傾向「在地化」的特色，如將 Mstislavl 譯為「水戶須羅」、Stanovoi Mountains 譯為「須太野買山」，這些特色在陳冷血的中譯本裡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沿用，「水戶須羅」變成「水戶村」、「須太野買山」變成「斯太奴白山」，甚至 Vancouver「晚香坡」的翻譯與日譯本相同。

中譯本的紛歧，以及無法完全對應日譯本的情形，並非盡是作者誤植。由於當時雜誌業發行狀況不穩，停刊之事所在多有，陳冷血先於《新新小說》連載，但 1905 至 1907 年中斷了兩年未刊；後於《月月小說》連載，至 1908 年又中斷；最後在他自行主編的刊物《小說時報》上刊登最後一回，而此回距離上一篇時間已過了一年，讀者未必記得上一期的內容，甚至是其他刊物上的文章。作者的策略顯然是讓從未讀過前期連載的讀者，能夠立刻明白小說內容，這也使得後來的研究者對這樣的作法加以批評：「同一篇小說被重複翻譯，且每次的譯文卻相去甚遠。」⁵²

⁵² 李志梅於文中指出陳冷血在〈我友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一）〉以及〈女偵探〉三文中，有內容重複但譯文不同的情況。見李志梅：《報人作家陳景韓及其小說研究》，頁 138。若根據出刊時間加以觀察，或可發現這是陳冷血為了使沒有讀過前期連載的讀者了解前情提要所做的改動。

表五：《虛無黨奇談》各版本人名與地名對照表（節錄一至三章）⁵³

	<i>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i>	松居松葉翻譯《虛無黨奇談》	陳冷血翻譯《虛無黨奇話》	備註
人名	Vladimir Mikhalovitch	浦出見信露好（うらでみるのぶろすきー）	1. 普天，公憤 2. 彼都（出自〈爆裂彈〉）	主角
	Isaac Mikhalovitch	信露好（のぶろすきー）	露好	主角的父親
	Mascha	増香（ますか）	1. 香兒 2. 真香	主角的妹妹
	Martianoff	圓手延（まるてのつぶ）	1. 麥推兒 2. 麥推奴（出自〈俄國之偵探術〉）	Mstislavl 市長 秘密偵探探長
	George Kennan	惹爾、劍南（じよるぢけんなん）	劍南	作家
	Marie Koutowzow	鞠阿工藤（よりあくどうずら）	弓藤	被遣送至西伯利亞的貴族女子
	Ivan Drukovitch	伊場野泥古市（いばのどろこいち）	伊古	警察官
	Okoulow	大黒（おはぐろ）	大黒	Kolymsk 市總督
	Princess Stratonovski	須虎土能鋤伊伯爵夫人（すとらとのうすき）	1. 水多羅夫人（出自〈我友伯爵夫人〉） 2. 奴密克夫人（出自〈伯爵夫人（一）〉） 3. 伊斯夫人（出自〈女偵探〉）	主角負責暗殺的對象
地名	Moghilev	沒義禮（もぎれい）	未翻譯	俄羅斯政廳
	Mstislavl	水戶須羅（みとすら）	水戶村	
	Ghetto	月都（げつと）	內村	猶太人居住區

⁵³ 整理自 William Le Queux,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ウィリアム・ル・キュー (William Le Queux) 著，松居松葉譯：《虛無黨奇談》；陳冷血譯：〈政府……地獄〉；陳冷血譯：〈西比利亞之雪〉；陳冷血譯：〈我友伯爵夫人〉；陳冷血譯：〈伯爵夫人（一）〉。

表五：《虛無黨奇談》各版本人名與地名對照表（節錄一至三章）

	<i>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i>	松居松葉翻譯《虛無黨奇談》	陳冷血翻譯《虛無黨奇話》	備註
地名	Petersburg	聖彼得斯堡（せんとべてるぶるく）	聖彼得堡	
	Chudova road	中度場（ちうどば）	未翻譯	
	Urals	玉羅流（おーらる）	烏拉路	
		オーラル	烏拉川	
		ウォーラル	烏拉川	
	Baikal	貝加爾（べいかる）	貝加爾	
	Kara	加羅（から）	未翻譯	
	Nerchinsk	寐珍斯紀（ねるちんすき）	未翻譯	
	Pokrovski	朴朗斯奇（ぼくろうすき）	未翻譯	
	Nijni Novgorod	ニチニノブゴロツト	尼及奴克洛脫	
	Volga	ヴォルカ	烏爾加	
	Perm	ベルム	勃爾麥	
	Kama	カルマ	加爾麥	
	Ekaterin bourg	イカテリンブル	伊克汀蒲科	
	Tobolsk	トボルスク	佗卜爾斯克	
	Tomsk	トムスク	吐慕斯克	
	Kolymsk	コリムスク	克利莫斯克	
	Kolyma	コリマ	谷利麥灣	
	Yakoutsk	ヤコーツク	約科克	
	Ankudine	アルクヂーナ	亞爾克勤	
Stanovoi mountains	須太野買山（すたのばいさん）	斯太奴白山		
Canadian	加奈陀（かなだ）	未翻譯	加拿大	
Vancouver Victoria	晚香坡（ばんくうばー）	晚香坡	溫哥華	

（二）簡化與改寫

除了人名與地名翻譯上改變之外，日譯本與中譯本都對於原著內容有所簡化與改寫。舉例而言，在葛威廉的原著中設定的讀者為英國人，小說開頭便強調要向英國讀者解釋俄國「自由黨」（Party of Freedom）並非從事謀殺的組織：

At the outset it is my earnest desire to disabuse the minds of English readers that the Party of Freedom is a mere murder league. (Queux 1892, 1)

作者自譯：首先，我誠懇地希望澄清各位英國讀者將民意黨，或說自由黨視為是殺人組織的想法。

葛威廉面向英國讀者的設定在松居松葉的譯本裡被保留了下來：

此お話をする最初に當って、私は熱心に英吉利の讀者に望まねばならぬ事がある。それは人間の自由を重んずる我虚無黨をば、ただ殺人を是事とする、一箇の同盟であるかの如くに思つて居る、英吉利の讀者に向つて、其誤解なることを是正するのは、自分の大いなる希望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を申上げて置く事だ。（《虚無黨奇談》，1904年，頁2）

作者自譯：故事開始之前，我有一事熱切渴望傳達給英國的讀者。那就是極重視人的自由的虚無黨並非如各位所想，只是一個專事殺人的同盟。向英國讀者修正這個誤解，是我的一個極大的心願。

但在陳冷血的翻譯當中，則將「英國」抽出了行文脈絡當中：

諸君平日聽了我們虚無黨的名字，便謂是個殺不反眼的惡黨和那強盜同類，和那亂黨同類，全沒有一點尊重人道的思想，這是大誤大誤。（〈政府……地獄〉，頁1）

從這一個段落，三種語言的文字比較中，可以看到「自由黨」此一概念被逐漸簡化的痕跡。松居松葉保留了「英國讀者」的對象，但陳冷血抹消了「英國讀者」，使小說直接面對使用中文的讀者，削減了「翻譯」的強度。另外，概念的簡化，可以以“Party of Freedom”一詞從日譯本與中譯本當中消失來加以說明。原著中，葛威廉用“Party of Freedom”稱呼俄國的民意組織，此一名詞誕生於俄國的歷史脈絡，但傳播至歐洲其他國家之後，產生了概念上的誤解：

Unfortunately, English novelists, unacquainted with Russian life, ignorant of the true objects of the organization, or of its inner working, and only recognizing its far reaching influence, have surrounded it with a glamour and mystery that would be highly amusing to us were it not for the fact that their sensational and sanguinary narratives injure our cause. (Queux 1892, 1)

作者自譯：不幸的是，一些不熟悉俄國人生活的英國作家，忽略了該組織的真實目的，或其內在的任務，僅僅知道它的深遠影響。他們描寫非事實的煽情且血腥的敘述，圍繞著充滿魅力與神秘的虛無主義，帶給人們刺激，卻也傷害了我們組織的事業。

社會大眾對「自由黨」的誤解，來自許多小說家。通過作品，小說家將該組織的行動與「虛無主義」相連結，並且賦予組織「虛無黨」的名稱。葛威廉在其他的段落裡，也用了“so-called”說明「虛無黨」這個名稱的出現，來自社會大眾、媒體以及小說作家附會的種種想像。

但一開始就以「虛無黨」稱呼的日譯本，則略去“Party of Freedom”之說：

不幸にして英吉利の小説家は、我露西亞人の生活はどう云ふ風であるか、又我同盟の是までの目的は何であるか、其黨外に於ける事業が如何様であるかちふことを全然知らずに、ただ其同盟から

起る所の勢力、その遠く及ぼす影響のみを認め、更に其勢力影響に妙な怪しい彩色を與へて、吾々の事業をば徒に人の感情を挑撥し激動せしむる一個の物語のやうに仕立ってしまつて居るのである。（《虛無黨奇談》，1904年，頁2）

作者自譯：不幸的是，英國的小說家，對於我們俄國人的生活、我們組織至今為止的目的、關於黨外的事業皆全然不知，只知道組織的勢力以及其影響，更將這股勢力與影響賦予奇妙詭譎的色彩，以撩動刺激他人情感的故事敘述我們的事業。

再到陳冷血手上，相同的一段敘述又加以簡化：

還有一種不知我們俄羅斯國國民的生活，不知我們虛無黨黨內的主義，許多的小說家祇知我們這虛無黨有莫大的勢力，有不可思議的精神，獵拾片段，震世駭俗，絲毫不及我們黨人真正的主義。（〈政府……地獄〉，頁1）

日譯本將葛威廉對「自由黨」的說法略去，只留下眾人對虛無黨的誤解一段；而陳冷血是連同英國讀者的設定一併省去，因而留下來的是「虛無黨來自俄國」、「虛無黨有莫大勢力」的印象。這個改變也與「虛無黨」概念從俄國至歐洲，再從歐洲至日本，復從日本傳入中國形成的概念演變相關。「虛無黨」（Nihilist）在歐洲的報紙當中，普遍被用以稱呼俄國欲推翻沙皇政權，實行恐怖暗殺主義的民意黨人（People's Will Party）。⁵⁴ 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842-1921）在1885年左右出版的《反抗者》（Paroles d'un révolté，或譯為《一個反抗者的話》）中，即云：

虛無主義者（作者按：法文為 nihiliste）這個名稱也是一樣，它使

⁵⁴ 如 *The Times* 就有許多新聞報導稱俄國革命分子為“Nihilist”，將俄羅斯“Nihilist”與“assassination”（暗殺）相連結。如 Odessa, “The Russian Nihilists,” *The Times*, April 16, 1881; “Assassination by a Nihilist—A Central,” *The Times*, January 13, 1890. 取自「泰晤士報資料庫」，網址：<https://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檢索日期：2017年6月14日。

當時的報章記者大作文章，不知耗費了多少筆墨，經過了多少無謂的爭辯，才使人們知道它並非什麼帶有宗教色彩的黨派，它確是真有革命力量的集團。待覺到「虛無主義者」這字眼含有許多誤會而想擺脫的時候，事實已不允許他們改名了，報章與大眾都不願以「虛無主義者」以外的名稱指當時俄國的革命黨人。此外，這個綽號其實也沒有半點選錯，因為它也含有整個的思想，所謂「虛無主義者」就是一切舊制度的敵人，他們否定現代以一階級壓迫另階級為基礎的一切文明的事實；他們抨擊現在的經濟制度，政府與權力。⁵⁵

日本媒體也將“Nihilist”翻譯為「虛無黨」，實際上已加入了暴力主義的概念，如 1882 年《讀賣新聞》曾報導虛無黨相關新聞，其標題便是〈ロシアの影響？大阪に虚無党誕生、暴力主義者の加入増えそう〉（作者自譯：「俄羅斯的影響？虛無黨在大阪出現，暴力主義者加入人數增加」），⁵⁶因此松居松葉介紹「虛無黨」時，也將文本放到日本國內習慣的脈絡當中，略去了「虛無黨」在俄國、歐洲內的脈絡。而進入中國之後，「虛無黨」作為一種革命組織、推翻暴政的印象深植人心。在陳冷血「簡潔、意遠」，同時也如海天獨嘯子「務使合於我國民之思想習慣」的筆法，「虛無黨」要面對的是中國的讀者而非英國的讀者，因此不僅如松居松葉一樣，略去了俄國與歐洲討論“Nihilist”的細節與概念內涵，也將「英國讀者」等內容刪去。

此外，無論松居松葉或是陳冷血，都省略了部分的對話細節。這些省略雖然不會嚴重影響到讀者對原著情節發展的理解，但簡化並加以重述的

⁵⁵ 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著，畢修勻譯：《一個反抗者的話》（臺北：帕米爾書店，1984 年），頁 84。

⁵⁶ 報導中提到日本大阪有人仿效俄國虛無黨，九條村俠客石田鍵藏、高山正俊等人結集許多無賴，發起大阪虛無黨的組織。見（作者不詳）：〈ロシアの影響？大阪に虚無党誕生、暴力主義者の加入増えそう〉，《読売新聞》朝刊第 1 版，1882 年 6 月 13 日。ヨミダス歴史館，<http://www.yomiuri.co.jp/database/rekishikan/>，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25 日。

部分，卻透顯出對於文本意涵的取捨。舉例來說，原著第三章描寫主角被賦予要刺殺伯爵夫人的任務，但在接近夫人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情不自禁愛上暗殺的對象。原著中有一段兩人互訴衷情，彼此確認心意的情節，而在給予伯爵夫人承諾的同時，一位女僕（Nina）走了進來，與伯爵夫人對話一陣子之後離開，主角內心感受到任務與愛情兩難的掙扎。原文的描寫如下：

When the maid had lit the lamps and departed, I returned to where the Princess sat, and noticed how her face had changed. Instead of the cold, haughty expression usual to her, her flushed countenance beamed with tender, womanly love, an expression that was supremely fascinating. As I stood admiring her, a morbid fancy crept over me. Why should I not take her life now she was in the zenith of her happiness? It would be better so, I argued; better than allowing her passion to develop and overwhelm me. (Queux 1892, 66)

作者自譯：當女僕舉燈離去，我回到夫人座位，注意到她的表情變了。從平常冷酷、高傲轉為柔和、女性戀愛中那種非常迷人的表情。當我站著欣賞著她時，突然一種痛苦的想像爬上我的心頭。為什麼我不在她欣喜至極的時候殺了她呢？我最好這麼做，我說服自己，比起讓她的情感繼續滋長並且將我吞沒。

這段敘述描寫女僕出現，伯爵夫人告知她請廚師準備 M'sieur Mordvinoff（主角的化名）晚餐，之後女僕提燈離開。主角在一旁看著伯爵夫人，當她對待女僕時，臉上的表情是冷淡的，而面對自己時，卻是溫柔的神情，顯示出她已深陷戀愛當中。這層觀察卻讓他意識到他的任務，並且掙扎著是否該在此時將她殺死。但在日譯本裡，這段敘述卻將重心放到了主角強烈感受到組織賦予「責任」：

四邊はすっかり闇くなってしまうと、月はまだ昇らぬ、二人は手を握り合った儘に、恍然として酔へるが如く、暫くの間は互に我

を忘れてしまった。暫くしてまた我に返って見ると、自分は大きな使命えお持て居るのであった、若し其使命を果さず、其誓を破らうものならば、自分の身の上のみならず此夫人の命をも失は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ある。私はそれを思ふと、今慙い奇しき赤繩を結ぶべき時ではない、自分の切る戀と同時に、此夫人の咽喉をも切ってしまうて、自分の同盟の為めに盡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だ、さうだ、自分には一大責任があるのだ。(《虛無黨奇談》，1904年，頁91-92)

作者自譯：四周完全暗了下來，但月亮尚未升起，兩人的雙手緊握陶醉其中，暫時忘卻了自我。過了不久我回過神來，醒覺到我還懷抱著重大的使命，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使命，打破我宣示過的誓言，不只是我，連夫人的性命都可能失去。想到這裡，深感此時當非結緣的時刻，切斷戀情的同時，也是切斷夫人咽喉的時候。必得為了組織鞠躬盡瘁，沒錯，這是我的重責大任。

日譯本裡面主角與伯爵夫人的動作、姿勢，以及現場的狀況，包括女僕的來訪與離去，全都加以改寫。松居松葉將重點放在主角身負的「使命」與「責任」，因此當自己斬斷紅線／戀情時，也是殺死夫人的時候。相較於原著中主角凝視著戀人的浪漫描寫，日譯本的主角顯然更強烈意識到組織任務的牽絆。

而在陳冷血的版本中，則呈現另一種風格的描寫：

他又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向著我微笑，心中似有千般的得意，那言語都說不出來。我這時心中卻忽又清醒起來，自問我來此不是別的，我是帶著使命的人，我便是戀他，現在不殺他，我們黨裡的勢力我是知道的，他的性命斷也不保，而且不但他的性命不保，我的性命也復不保，原也常事，只無故留了個惡名在世，於他無益，甚不值得，不如我趁他此時情濃之際，纔和我訂婚之時，我便殺了他，

他也無甚苦惱，我也可完了這個使命，豈不一舉兩得？（〈女偵探（上）〉，頁9）

日譯本將重心放在為組織盡心盡力的「責任」上，然而陳冷血卻將主角的思考重心轉到了「留個惡名在世」的「不值得」上。

松居松葉筆下的主角看重責任的心情，呼應了日本從1890年代以降國權思想的推進，軍國主義與日人強調成為獨立國家、脫亞入歐的思潮當中，特別是「為組織盡力」的想法，呈現出虛無黨人為自己立下的誓詞、背負責任，拋卻兒女私情的決心。松居的改寫到了陳冷血筆下，又換上了另外一種面貌。陳冷血在這一個段落前按松居的翻譯，譯出「我是帶著使命的人」。但後面卻將「不只是我，連夫人的性命都可能失去。」改為「而且不但他的性命不保，我的性命也復不保」，且描述自己「留了個惡名在世，於他無益，甚不值得」。事實上，陳冷血除了翻譯虛無黨小說，也同時寫有俠客小說、偵探小說等作品，他也曾指出自己對虛無黨小說的喜愛：「我愛其人勇猛，愛其事曲折，愛其道為制服有權者之不二法門。」⁵⁷而在另一篇題為「虛無黨小說」〈殺人公司〉的最末段，也指出「殺人黨員」：「雖甚暴戾，然亦甚富義俠心。」⁵⁸在〈俄國皇帝（中）〉的點評內，陳冷血也提到「彼觀虛無黨人之自訴，誠有所謂不入虛無黨而不得為人者。不然，亦安肯堅忍不拔，窮心經營如此哉？」⁵⁹不難證實陳冷血通過俠義的角度理解「虛無黨」人的各種行動。

晚清的俠義小說中，多強調「功名」之具。陳平原便指出：「俠客有不好色、不貪財、不怕死者，可幾乎沒有不愛名的。『名』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和社會的普遍認可，即使本身沒有伴隨任何實際利益。」⁶⁰行使武力能任意殺人的俠客，所倚靠的正當性亦來自於個人之「名」。此種重視

⁵⁷ 冷血：〈譯虛無黨感言〉，《虛無黨》（上海：開明書店，1904年），頁1。

⁵⁸ 陳冷血譯：〈殺人公司〉，《月月小說》第17號，1908年6月，頁33。

⁵⁹ 陳冷血：〈俄國皇帝（中）〉，《月月小說》第21號，1908年10月，頁21。

⁶⁰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頁118。

「名」的思想觀念，也提供了陳冷血此處「留個惡名在世之不值得」翻譯改寫的資源。

而在原著第四章，主角執行一項虛無黨的任務，要運送炸彈至聖彼得堡一名女子手上，以實行以炸彈暗殺沙皇的計畫。當主角將定時炸彈交給女子之後，俄國的警探 Guibaud 突然出現在他的房裡，並似乎翻找過他的行李。這一段情節在原著的敘述如下：

Next morning, when I went down to breakfast, I learned that Madame had already left—for Ostend they believed. After eating my meal I returned to my room, and was astonished to observe a well-dressed man emerging. A moment later I met Guibaud face to face.

“Why, my dear fellow,” he exclaimed, “they told me you were not up, so I came to make an early call. Well, what are you doing over here? A little love affair, eh?”

“No, I’ve just run over to see a couple of old chums. I was at college here, you know.”

“Ah, of course,” he said thoughtfully. “I remember, you told me. Well, I’m going down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Come into the *salle a manger* presently, will you? We’ll spend the day together.”

I replied in the affirmative, and left him.

Entering my room, I at once discovered that my portmanteau had been opened, and its contents turned over.

But the vigilance of the great detective had been frustrated, for he had arrived a couple of hours too late. (Queux 1892, 103-104)

作者自譯：隔天早上，當我下樓用早餐，我得知夫人已經離開前往他們認為的 Ostend 了。吃完早餐，我回到房間，驚訝地發現有個衣衫體面的男人在我房裡，過不久，我見到了 Guibaud。

「噢！我的夥伴。」他說：「他們告訴我你還沒起床，所以我來叫

你。你在這裡做什麼？感情糾紛，嗯～？」

「不，我只是去看看老朋友。我是學生，你知道的。」

「嗯，當然。」他深思著說：「我記得。你告訴過我。我現在打算到樓下弄點東西吃，現在要去 *salle a manger*，一起去嗎？我們可以一起度過一整天。」

我給他肯定的回答，然後離開。

進入房間，我立刻發現我的大行李箱被打開，而且東西被翻了出來。

但是警覺能幹的偵探大概很失望，因為他晚到了二個小時。

這一段葛威廉以對話呈現主角與警探 Guibaud 表面相安無事而實際上別有心機之交鋒。但在日譯本當中，松居將對話全數刪去，改為一目瞭然的直述句：

翌朝私は朝飯に食堂へ出たが、もう婦人は立ってしまっていて居た。宿屋の者の言ふ所によると、推天登へ行つたと云ふことになって居る。食事を了って部屋へ歸ると、立派な衣服を着た人間が突然私の部屋へ闖入して來たので、私は思はず喫驚した、で、誰かと思つて其人を見ると、驚くべし其は探偵の義暴であつた、そして私が部屋に歸る前に、私の荷物は、既に何者にか搔廻されてあつたのだ。併し幸にして自分お罪に擠すべき証據物件は、昨の夜の中に全く自分と縁を切つてしまつたのであつた。（《虛無黨奇談》，1904年，頁145）

作者自譯：隔天早上我到餐廳用早餐，女人已經離開了。根據餐廳老闆所說，她已經前往推天登了。吃完飯後回到房間，一個穿著體面的人突然闖入我的房間，我吃了一驚，想說究竟是誰的時候，驚訝地發現他是偵探義暴！在我回房間之前，我的行李都被搜過一遍。但是幸好，能定我罪的證據，昨天就已經不在我身上了。

義暴即是 Guibaud。原著中看似寒暄而實際上是試探的對話，全未呈現在日譯小說當中，松居松葉取捨後，認為即使刪去對話，也不會影響對整篇小說情節的理解。

陳冷血更進一步將整段描寫全部刪去，只剩下主角將炸彈交給女子，數日後回到倫敦的情節。其內文前後如下：

彼都便祝他（作者按：執行任務的女子）早日成事，靜好聽音而別，到了明日各自動身，不必細表。且說彼都回到倫敦後，每日留心俄京消息……（〈爆裂彈（續）〉，頁17）

「明日各自動身，不必細表」已明示陳冷血直接將主角與 Guibaud 之間的相遇完全略去不提。刪削或許是雜誌版面的限制，但更可能的因素，或許是不影響情節發展的內容，與推動故事的進行無關，則無須描寫出來。

（三）增添（補充說明之處）

除了省略與簡化之外，無論是松居松葉之於葛威廉；或是陳冷血之於松居松葉，也對原有的版本進行一定程度的增添補述。這些增補，主要是為讀者解釋較為陌生的歷史實情，或是譯者主觀認定需要補充說明，以增強敘事邏輯所採取的手段。從增添的部分，可以看出譯者嘗試將小說文本帶入另一個文化區域，以產生與該地域讀者之間的連結，強化不同文化區域對該作品的接受度。

日譯本增添的部分，有松居松葉自行加入、情感渲染的文字。如第二章一開始，主角因阻止警察官在行刑臺上鞭打自己的妹妹，以擾亂行刑的罪責為由被關在聖彼得堡的監獄。他在監獄中待了六個月，身體衰弱，原著寫道：

For nearly six months I had been kept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a small, cold, ill lit cell in the fortress at St. Petersburg, whither I had

been transferred from Mstislavl. Dispirited by solitude, weakened by lack of exercise, and ill through want of proper medical attention, I began to fear that the confinement would cause my reason to give away; therefore it was with a feeling of relief that one day I greeted the announcement of my warder that we were to start for Siberia on the morrow. (Queux 1892, 28)

作者自譯：近六個月來，我從 Mstislavl 被轉移到這裡，被獨自監禁在聖彼得堡裡一個又小又冷，燈光昏暗的牢房。孤獨讓我感到沮喪，缺少運動使我衰弱，而且也缺乏適當的醫療，我開始害怕這樣的監禁讓我想放棄；因此當某天看守告訴我，翌日要出發去西伯利亞時，我鬆了一口氣。

這一段描寫主角身處聖彼得堡的牢獄，飽受煎熬，一度想要放棄生命。當他得知終於能夠轉往西伯利亞，離開監獄當中，反而鬆了一口氣。這段描述在日譯本當中，加進許多主角內心的情感描寫，並強調主角之所以不放棄生命，乃是因為懷抱著對露西亞皇帝的深仇大恨：

其後殆ど六ヶ月の間、私聖彼得堡の城内に於ける、小さな、寒い、まるで日光の當らない牢屋に打込まれて居た。其寂しさに全然精神が沮喪してしまって、運動缺乏の爲めに、其身体も衰弱し、傷口は適當なる治療を受けることが能ない爲めに非常に痛み、終ひには狂氣になるか、命を失ふか、何方か一を選ばなければならぬことになるのだと、心配をするやうになった。勿論私は命を失ふことを恐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が、此儘に復讐をせぬ譯にはどうしても往かぬ、私は露西亞皇帝の血を見ぬ中は、どうしても死なないと、覺悟を極めたのである。が、此儘で日を送つたら、死なぬまでも氣が狂ふに相違ない、氣が狂つては萬事休矣、恨み重なる露西亞皇帝もやみぬまでも病氣の爲めに死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ある。(《虛無黨奇談》，1904年，頁39)

作者自譯：此後約六個月左右，我被關在聖彼得斯堡城內狹小、寒冷、看不見日光的牢房裡。這寂寥讓人精神沮喪；缺乏運動讓身體衰弱；傷口沒有好好醫治非常疼痛，我擔心我最後可能非得選擇發瘋或是死亡。當然，我對失去生命毫無恐懼，若不復仇絕不善罷甘休。我抱持著在看見露西亞皇帝濺血之前絕不能死的覺悟。但是，如果日子再這樣過下去，即使不死也與發瘋無異。然而瘋了的話則萬事休矣，在除去疊加怨恨的露西亞皇帝之前，我非因此病而死不可。

松居松葉這一段加入了強調主角為了復仇，在看到露西亞皇帝死亡之前，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夠死去，因此在極惡劣的環境之中，仍能夠堅守意志。原著並未強調主角內心的復仇意志，松居松葉的增述渲染了主角內心對俄羅斯帝國的仇恨。在《虛無黨奇談》第三章中，主角與主角所愛的夫人之間，曾有一場愛情與任務的掙扎，最後主角要自己選擇任務而不是愛情，事實上也能夠與此段彼此呼應。小說中主角對俄羅斯皇帝、俄羅斯政府的敵對與復仇，呼應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與俄國敵對的狀態，以及日本所懷抱必勝的決心。

陳冷血也依照日譯本的內容進行翻譯，不過也稍微調整字句：

且說當時不才受了裁判之後，仍舊押在聖彼得的牢獄裡，有六個多月。這牢獄又小又冷又暗，沒有一點日光，能使人精神沮喪，又沒一點運動的場處，使人身體衰弱。兼之傷口又不好好醫治，因此時常作痛。不才自思久居此牢，不必去至發狂，否則病死，二者必居其一，設或病死，不才原非畏死之徒，只因不才此時既起了復讎的念頭，今生不睹仇人的血死不瞑目，設或發狂行動，全不自主，更屬萬事全休，雖生無益，因此常自慰自勵，靜待出獄。（〈西比利亞之雪〉，頁1）

與日譯本不同之處在於「露西亞皇帝」並未見於陳冷血的翻譯當中。陳冷血雖譯出了主角復仇血恨之心情，但是復仇的對象，僅以「仇人」指稱，

未提及「露西亞皇帝」，相較之下，日譯本顯然更加強調主角與俄羅斯政府、皇帝之間的深仇大恨。

關於角色情感的描述，三種版本也各自有相當不同的描寫。在原著第一章當中，提及主角的妹妹 Mascha 為了尋找食物，聽從警察長 Ivan Osnavitsch 的話，找到了市長 Martianoff（日譯圓手延；中譯麥推兒、麥推奴）所在之處。Martianoff 問她有何要事，Mascha 回答道：

“Your Excellency,” said Mascha, bowing with that fawning humility which every Hebrew is bound to show towards Government officials, “I have been sent by our good ispravnik, Ivan Osnavitsch.” (Queux 1892, 15)

作者自譯：「閣下，」Mascha 說，帶著討好的謙卑鞠躬，這是每個猶太人必須對政府官員表現的態度。「我是被我們優秀的警官 Ivan Osnavitsch 介紹來的。」

這段文字描寫 Mascha 向 Martianoff 致敬並說明來訪的原因，猶太人面對俄羅斯長官有一定的禮節。日譯本依照原著進行翻譯：

「はい旦那様。」ど増香は羞かしさう首を低げて身を縮めた。猶太人は斯う云ふ役人に會ふど、何時でも此様な具合になるのだ。「私は只今あの警察の署長さんにお目に懸りまして、此方へ伺ふやうにと仰せ付かったのでございます。」（《虛無黨奇談》，1904年，頁20）

作者自譯：「是，先生。」増香害羞地低下頭縮起身體。猶太人遇見政府官員時，都會表現出這樣的姿態。「我遇見了警察署長，他讓我到這裡來。」

而陳冷血的翻譯，則增添了許多中國文化當中男女相見的靦腆情態：

香妹答道：相公！說了相公兩字，已羞取得臉色通紅不能再說下

去。原來猶太的女子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官長，更兼當時知縣的兩眼直射在香妹臉上，好像看得殺光景致，令香妹不得不低下頭去，說不出話來。知縣見了便又道：姑娘！你為什麼不說了？這裡沒有什麼羞恥的。香妹只得紅了臉，又勉強說道：方纔我在路上碰見了警察署的署長，他教導我到這裡來的。（〈政府……地獄〉，頁 12）

原著與日譯本中呈現出的是猶太人與俄羅斯官員之間見面的禮節，同時因為 Mascha 有求於人，不得不以討好（fawning）的姿態面對長官。但陳冷血將這層意思改為「猶太的女子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官長」，已經改變了原本的意義，並且又增加了一段「知縣兩眼直射在香妹臉上」，並且問她怎麼不繼續說下去的對白。「香妹」在陳冷血筆下彷彿換上了中國婦女的服飾，從名字到行為舉止徹底成了一位中國的良家婦女。

無論是翻譯的刪改、簡化或是翻譯的增補，在松居松葉以及陳冷血的文本裡，都意味著翻譯不再只是翻譯，更是對原著文本的「詮釋」以及「創造」。

五、小說的跨境旅行與定居—— 社會現實與譯者的能動性

上一個段落分別從人名地名的翻譯、簡化與改寫、譯者的增補等部分討論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這部小說的翻譯版本狀況，呈現出持「主方語言」的譯者如何動手改易「客方語言」的文本，調整內容，使其符合主方文化的語境。劉紀蕙曾以「知識的混成輸入」（syncretism）探討翻譯在「在地論述」過程的重要性。劉紀蕙認為：

翻譯並不是外地的活動，而是根本地屬於在地之論述，或可稱之為

在地化干預（local intervention），也就是體制化過程中涉及以本地為基礎之論述構成、選擇、詮釋、播散與再生產的問題。⁶¹

而對於「翻譯者」的能動性，劉紀蕙也加以指出：

翻譯者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可以主動選擇與再次製造一個新的文本。但是，此「能動性」早已經被架構於一個特殊的主體結構與歷史條件之中。無論是具有意向性的翻譯行為，或是屬於非意向性的誤讀改寫，都受制於被給定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⁶²

劉紀蕙指出譯者「能動性」也受限於譯者所處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但也正是因為此種局限性，通過比較與觀察，更能夠看出一個文本在旅行的過程中，如何被主動介紹、翻譯它們的譯者，改造成適應當地環境、符合當時人們思想觀念的作品。

葛威廉作為一名英國郵報的記者，⁶³以他所觀察的俄羅斯社會時局，以及聽聞到的實際情形寫成小說。在小說中，他特別關注革命分子與秘密警察之間的互動，並且告知英國讀者，“Nihilist”的名稱乃是眾人對革命分子的誤解，他們追求自由、反對暴政，只因受到政府逼迫與壓制，對於政府的暴虐與不人道，唯一的辦法是以同樣的方式反抗。⁶⁴葛威廉貶抑俄國政府壓抑自由的同時，也讚揚了英國政府與皇室對自由價值的維護。

⁶¹ 劉紀蕙：〈「心的治理」與生理化倫理主體——以《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收於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頁271。

⁶² 劉紀蕙：〈「心的治理」與生理化倫理主體——以《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收於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頁272。

⁶³ John Sutherland, *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Victorian Fiction*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9), 374.

⁶⁴ John Goudsblom 曾從文化的角度探討 Nihilism 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並指出 1870 年代俄羅斯出現的“Narodniki”（民粹主義者）與激進的革命分子被當時的社會貼上“Nihilist”的標籤，與謀殺、暴力等形象結合在一起。該書並指出這些說法是對於“Nihilist”的濫用（abuse）。見 Johan Goudsblom, *Nihilism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80), 9.

松居松葉的翻譯並未討論“Nihilist”出現的脈絡，而是直指「虛無黨」的革命行動，以凸顯俄羅斯專制體制的危機。同時，松居松葉並非僅站在虛無黨的立場，視之為為了崇高的理想而奮鬥的革命組織。他在文末附上一則新聞報導〈虛無黨陰謀的露顯——驚人的事實〉，⁶⁵ 指出虛無黨人當中亦有為了金錢而將情報密報給警察，導致許多無辜人民遭到逮捕。⁶⁶ 這篇平衡報導放在文章末尾，反映了俄羅斯社會的混亂狀態，這樣的混亂正是由於沙皇的暴政所致。松居松葉翻譯這篇小說的目的，除了作為戰勝的紀念之外，小說中也經常抨擊俄國政府，將原著第一章改題為「恐怖的政府」便是一例。此舉背後也正是戰時國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精神的展現。

而松居對原著的改寫，或許會讓人聯想到日本文學脈絡中的「翻案」。「翻案」指將外國的文學改寫成發生在日本的故事，在江戶時期十分流行，往往於小說前加上「假名」或「本朝」，以示差異。⁶⁷ 但到了明治後期，坪內逍遙在《小說神髓》（1885）中提出了新小說的觀念，批判了曲亭馬琴（1767-1848）等強調勸善懲惡的觀念，以及諸多「翻案家」的小說，強調小說的「寫實」意義。⁶⁸ 松居於 1887 年至 1891 年間向坪內逍遙學習文學，或受坪內之影響，對於外國文學的翻譯雖仍有部分「在地化」的表現，但並未將整部作品嵌入日本國內，而仍保留了葛威廉原著的部分內容。

陳冷血翻譯的文本表現則十分隨意，在《新新小說》上連載的〈政府……地獄〉直至〈我友伯爵夫人〉，陳冷血較忠於日譯本的內容，不過

⁶⁵ 據松居松葉所述，該報導刊載於 1892 年 6 月 24 日的《グローブ新聞》上，由於未能尋獲原始出處，此新聞轉引自松居松葉：〈附言：虛無黨陰謀的露顯——驚くべき発見の事實〉，收於ウィリアム・ル・キュー（William Le Queux）著，松居松葉譯：《虛無黨奇談》，頁 222-223。

⁶⁶ 松居松葉：〈附言：虛無黨陰謀の露顯——驚くべき発見の事實〉，收於ウィリアム・ル・キュー（William Le Queux）著，松居松葉譯：《虛無黨奇談》，頁 222-223。

⁶⁷ 劉崇稜：《日本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年），頁 278-280。

⁶⁸ 坪內逍遙著，劉振瀛譯：《小說神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75-176。

也體現了主方語境中的文化特徵，如描寫 Mascha 與俄國警探見面時，陳冷血筆下的香兒表現出害羞的姿態。而〈伯爵夫人（一）〉之後，因與前一篇發表的文章相距時間已超過兩年，風格、譯名皆已不似從前。此後幾篇〈女偵探〉、〈爆裂彈〉、〈俄國皇帝〉、〈俄國之偵探術〉實可作為各自獨立的故事。陳冷血對於「客方語言文本」內容的增添、刪改以及調整，也與 1904 至 1909 年間，中國報刊雜誌的流動性高相關。當時中國刊物發行時間長短未定，有些刊物發行二至四年便宣告停刊，停刊後必須另謀其他刊物發表，之前刊載的作品情節，讀者未必記得。在這樣的條件下，作者必須不斷重複說明前情提要，以補充小說前因後果，以至於到後期往往以獨立成篇的小說呈現。

此外，陳冷血為人立異或也與翻譯作品散見各處相關，包天笑曾說：

我們這位陳冷血先生，脾氣古怪而突兀。有一天，無緣無故，忽然失蹤了。……，那天報館裏找不到他，到雷家去問，也不知其蹤跡。……幸而楚青接到郵局寄來一封信，說是告假出遊幾天，也不說去了那裏，大家知道他的性情，也暫安心。後來接到他一封信，卻從東三省寄來的，他一人遨遊於白山黑水之間去了。⁶⁹

陳冷血灑脫不受束縛的性格，也反映在中譯本不被客方語言限制的書寫方式上。

在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最後，秘密偵探的探長 Martianoff 在法國死於虛無黨人 Paul Zadlewski 之手，Paul 逃往美國，俄國偵探無從追緝，只好將罪名加諸其身，事情不了了之。虛無黨也暫停了恐怖活動，葛威廉在小說最後提及：

The vast Empire of the Tzar has now no alternative but to resign herself and gradually sink to the position of a decaying power like Turkey, or

⁶⁹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頁 407-408。

to throw open her gates to European progress, which goes hand in hand with freedom. (Queux 1892, 314)

這一段指出虛無黨人認為俄羅斯帝國僅有兩條路能夠選擇，一是如土耳其政府一樣逐漸傾頹衰敗；二是打開門戶，接受歐洲的自由思想。歷史上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 19 世紀末被英國等西歐國家吞併多處領土，且虧欠歐洲銀行債務，政治亦不安穩。從中可以看到葛威廉將西歐自由至上的思想置入文本，並以此形塑「虛無黨」的理想追求，未必盡合於事實，反而是反映了當時歐洲知識人對西歐「自由」價值的推崇。松居松葉將此全部譯出，但陳冷血卻完全沒有翻譯，僅提及 Paul 逃亡別國，文末僅寥寥數語說：

在法的虛無黨人聽了這個信悉，都暗暗地默誦俄國自由洪福，虛無黨洪福。（〈俄國之偵探術〉，頁 9）

國際情勢、政治的自由思想全未見於陳冷血的翻譯當中，且後面的點評也僅及於：「俄之偵探，其周密也如是，然而虛無黨人且僕之戮之，如入無人之境。」⁷⁰ 仍是強調虛無黨神出鬼沒的形象。從葛威廉的「原著」、松居松葉的「日譯」到陳冷血的「中譯」，*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在「新時地」的面貌，一方面展現出譯者與客方文本之間翻譯的「詮釋」和「創造」；一方面也凸顯出譯者身處的社會脈絡和時代氛圍，同時，譯者本身的喜好，對於翻譯結果的呈現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六、結論

松居松葉根據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的 1892 年版本翻譯為《虛無黨奇談》；陳冷血又根據《虛無黨奇談》翻譯為《虛無黨奇話》。同一個

⁷⁰ 陳冷血譯：〈俄國之偵探術〉，《小說時報》第 1 期，1909 年 10 月，頁 9。

文本，在英國、日本與中國，各自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而這些面貌背後，涉及到的是翻譯者本身接受的文化訓練、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以及翻譯的文本本身呈現出的內容意義。本文借用劉禾對翻譯所創的術語——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當中的能動性和主體性。每位譯者都是在客方語言建構出的文本框架之中，依據各自的理解，重新以主方語言「詮釋」該文本，因此也映射出各自不同的意涵。

松居松葉翻譯的「在地化」傾向，首先表現在人名、地名的翻譯上，但對於無法以本地文字對應的人名、地名，則以片假名表達；其次則是表現在增補的內容裡，日譯本的主角在遭遇困厄時，以對俄羅斯沙皇復仇的使命和覺悟支撐自己，這些原著未描寫的片段，一方面呼應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對俄羅斯政府的敵對意識；另一方面主角重視組織交付的責任，也可以回應日本在軍國主義視野下的個人維護國家的責任與義務。

陳冷血的翻譯以松居松葉的譯本為底本，加入了許多中國式的描寫，包括主角的妹妹見到麥推兒市長（偵探探長）的神態和靦腆的羞澀，以及主角擔憂任務不成有損名譽，皆能在晚清中國社會以及文學當中尋得相應的脈絡。此外，翻譯割裂的狀態，也可看出在報刊雜誌快速流動，且追求讀者喜好的商業考量之下，雜誌作者割裂文本的做法。當然，陳冷血個人的行事風格對於作品的刊載與發表彼此也有相當的影響。

本文針對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英、日、中三個文本的表層差異進行比較與分析，觀察不同作者對同一文本的翻譯，而這些翻譯又體現出那些「主方語言」的策略、考量以及環境限制，當可補充晚清翻譯小說研究的一個側面。

徵引書目

- (作者不詳)：〈外國故事演義：虛無黨〉，《紹興白話報》第72號，1900年，頁4-6。
- 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編：《日本社会主義文献第1輯（世界大戰〔大正三年〕に至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年復刻版。
-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第二卷（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中國之新民（作者按：即梁啟超）：〈論俄羅斯虛無黨〉，《新民叢報》第40、41號，1903年11月2日，頁59-75。
-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
-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
- 安井伸介：《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基礎》，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
- 冷血：〈譯虛無黨感言〉，《虛無黨》（上海：開明書店，1904年），頁1。
- 李志梅：《報人作家陳景韓及其小說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 李艷麗：〈晚清俄國小說譯介路徑及底本考——兼析「虛無黨小說」〉，《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1期，2011年2月，頁210-222。
- 李艷麗：《晚清日語小說譯介研究（1898-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4年。
- 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evich Kropotkin）著，畢修勺譯：《一個反抗者的話》，臺北：帕米爾書店，1984年。
- 金一：《自由血》，上海：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年。
- 坪內逍遙著，劉振瀛譯：《小說神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 阿英：《阿英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拙鳩：〈陳景韓取名冷血之由來〉，《新上海》第32期，1946年9月8日，頁6。
- 国蕊：〈陳冷血による翻譯小説の底本に関する考察〉，《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第1號，2014年9月，頁237-248。

- 范利偉：〈清末暗殺風潮中的「虛無黨」——析「虛無黨」與虛無主義的關係〉，《俄羅斯文藝》2014年第1期，2014年1月，頁22-29。
- 邱維年（William Le Queux）著，覺民譯：〈虛無美人〉，《婦女時報》第4期，1911年11月5日，頁57-65。
-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
-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 陳平原：《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 陳平原、夏曉虹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訂：《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 陳冷血譯：〈政府……地獄〉，《新新小說》第1年第3號，1904年12月，頁1-21。
- 陳冷血譯：〈西比利亞之雪〉，《新新小說》第1年第4號，1905年1月，頁1-16。
- 陳冷血譯：〈我友伯爵夫人〉，《新新小說》第2年第6號，1905年3月，頁1-6。
- 陳冷血譯：〈伯爵夫人（一）〉，《新新小說》第3年第10號，1907年5月，頁1-6。
- 陳冷血譯：〈女偵探（上）〉，《月月小說》第13號，1908年2月，頁75-84。
- 陳冷血譯：〈女偵探（下）〉，《月月小說》第14號，1908年3月，頁57-61。
- 陳冷血譯：〈女偵探（下）〉，《月月小說》第15號，1908年4月，頁39-46。
- 陳冷血譯：〈爆裂彈〉，《月月小說》第16號，1908年5月，頁55-64。
- 陳冷血譯：〈殺人公司〉，《月月小說》第17號，1908年6月，頁29-34。
- 陳冷血譯：〈爆裂彈（續）〉，《月月小說》第18號，1908年7月，頁13-20。
- 陳冷血譯：〈俄國皇帝（上）〉，《月月小說》第19號，1908年8月，頁15-21。
- 陳冷血譯：〈俄國皇帝（中）〉，《月月小說》第21號，1908年10月，頁33-38。

- 陳冷血譯：〈俄國之偵探術〉，《小說時報》第 1 期，1909 年 10 月，頁 1-9。
- 陳宏淑：〈包天笑翻譯策略之評析：從《警兒》到《苦兒》〉，收於高亮、陳平主編：《翻譯研究與跨文化交流》，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13 年，頁 39-54。
- 陳建華：〈「虛無黨小說」：清末特殊的譯介現象〉，《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 年第 4 期，1996 年 8 月，頁 67-73。
- 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年。
- 淵實：〈虛無黨小史（一）〉，《民報》第 11 號，「來稿」，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年（1907）一月二十五日，頁 89-109。
- 淵實：〈虛無黨小史（續十一號）〉，《民報》第 17 號，「來稿」，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年（1907）十月二十五日，頁 121-148。
- 張艷：〈陳冷血兩篇翻譯小說的日語底本——兼析明治文學的影響〉，《清末小說》第 35 號，2012 年 12 月，頁 143-157。
- 煙山專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東京：東京專門学校出版部，1902 年。
- 葛威廉（William Le Queux）著，心一譯：〈虛無黨復仇記〉，《小說月報》第 3 年第 5 期，1912 年 8 月，頁 1-8。
-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
- 劉紀蕙：〈「心的治理」與生理化倫理主體——以《東方雜誌》杜亞泉之論述為例〉，收於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 年，頁 269-312。
- 劉崇稜：《日本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年。
- 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經日本傳到中國的翻譯小說〉，收於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51-171。
- 獨應（周樹人、周作人）：〈俄虛無黨與革命主義之別〉，《天義》第 11-12 卷，1907 年 11 月 30 日，頁 33-38。收於萬仕國、劉禾校注：《天義·衡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薛絢譯：《世界·文本·批評者》，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9 年。
- 羅列：〈20 世紀初葉中國虛無黨小說及「虛無美人」譯介風潮研究〉，《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29-35。

- “Assassination by a Nihilist—A Central,” *The Times*, January 13, 1890.
- Goudsblom, Johan. *Nihilism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80.
- Odessa, “The Russian Nihilists,” *The Times*, April 16, 1881.
- Patrick, Chris, and Stephen Baister. *William Le Queux: Master of Mystery*. Purley: Chris Patrick & Stephen Baister, 2007.
- Sutherland, John. *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Victorian Fiction*.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9.
- 「全國報刊索引」，網址：<http://www.cnbksy.net/home>，檢索日期：2016年8月1日。
- 「泰晤士報資料庫」，網址：<https://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檢索日期：2017年6月14日。
- (作者不詳)：〈ロシアの影響？大阪に虚無党誕生、暴力主義者の加入増えそう〉，《読売新聞》朝刊第1版，1882年6月13日。ヨミダス歴史館，<http://www.yomiuri.co.jp/database/rekishikan/>，檢索日期：2017年3月25日。
- 末廣重恭：〈序〉，西河通徹譯述：《露國虚無黨事情》，東京：競錦堂，明治十五年（1882）九月，競錦書屋藏版，頁1-4。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84381>，檢索日期：2016年8月12日。
- 安東久治郎編：《露國虚無黨之由來》，津山：東雲館，明治十五年（1882）九月，東雲館藏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84382>，檢索日期：2016年8月12日。
- 岡本綺堂：《明治劇談ランプの下にて》，東京：岩波文庫，1993年，青空文庫：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82/files/49526_42385.html，檢索日期：2017年7月31日。
- 黒島伝治：《明治の戦争文学》，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青空文庫：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037/files/45454_35421.html，檢索日期：2017年7月31日。

- ウィリアム・ル・キュー（William Le Queux）著，松居松葉譯：
《虛無黨奇談》，東京：警醒社，1904年，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址：<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96805>，檢索日期：2016年8月12日。
- Le Queux, William. *A Secret Service: Being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2nd ed. London: Ward, Lock & Co, 1896. Hathi Trust's Digital
Library. Accessed August 12, 2016.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c1.31175035208555;view=1up;seq=11>.
- Le Queux, William.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New York: Cassell
Publishing Company, 1892.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October 29,
2016. <https://archive.org/details/strangetalesofni00lequ>.